

443.681

175

; 10

卷九

河防述言

治河方略

治河方畧卷之九

翰林院編修河道總督兵部尚書追贈太子太保  
工部尚書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諱文襄薪著

五世孫文鈞衡斯重刊

河防述言

錢塘陳潢省齋原論  
同里張禹生編纂

河性第一

靳大司馬撫軍皖江擢總督河道問於陳子曰  
比年河決數處濁流泛濫故道淤爲平陸國患

阻漕民苦墊溺河害於今亦大矣治之數年罔  
效豈河終不治乎余不敏茲奉督河之命敢不  
竭力荒度子盍爲我籌之陳子曰河之形有古  
今之異河之性無古今之殊水無殊性故治之  
無殊理千古治水者莫神禹若也千古知治水  
之道者莫孟子若也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  
也傳曰順水之性也又曰禹之行水行其所無  
事也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吾或言乎洵深得

治水之至理者乎潢等觀人事萬端或可騁機  
巧或可事矯揉或可任粉飾猶得掩耳目於一  
時襲虛名於後世若水之性一定而不可移而  
黃水之性尤奔注而不可遏挾沙而不可停且  
至與淮合流之區絕無山陵阻恃更散漫而不  
可約束是機巧於此無所騁矯揉於此無所事  
粉飾於此無所任惟有順其性而利導之之一  
法耳故孟子云行所無事誠爲千古治水之至

言爲千古神禹之知已也大司馬曰疏滄排決無非事也而曰行所無事何也陳子曰所謂行者疏滄排決是也所謂無事者因其欲下而下之因其欲瀦而瀦之因其欲分而分之因其欲合而合之因其欲直注而直注之因其欲紓洄而紓洄之一順水之性而不參之以人意焉是之謂無事也大司馬曰水今橫決矣豈可竟順其橫決之性而遂謂之治之乎陳子曰不然今

河之橫決非河之本性也猶人之拘於氣稟蔽於習俗以至蕩佚爲非而曰其性本惡也豈其然哉夫河之所以決者皆由黃水暴漲下流壅滯不得遂就下之性故旁流溢出致開缺口決口旣開旁流分勢則正流愈緩正流緩則沙因以停沙停淤淺則就下之性愈不得遂而旁決之勢益橫矣若曰河性喜決此豈知河性者哉大司馬曰然則河之性若何陳子曰約而言則

曰就下分而言則避逆而趨順也避壅而趨疏  
也避遠而趨近也避險阻而趨坦易也漲則氣  
聚聚不能洩則其性乃怒分則氣衰衰不能激  
則其性又沉流迅則性能挾沙土而俱行勢集  
則性能壞山陵而駕上土能制之卽縷岸可抑  
其狂風能助之遇驚飈益張其勢故禦之得其  
道則利無窮若禦之失其道則害莫可測善治  
水者先須曲體其性情而或疏或蓄或束或洩

或分或合而俱得其自然之宜雖有所事究歸  
於無事也宋神宗曰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  
以道治水無違其性可也此與孟子之言似有  
合焉至所云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此  
猶未知水性而不明順之之道也水之性豈必  
欲向城邑耶水之所向輒徙而避之匪常法也  
如徐州而上三門以下土鬆地闊則寬其途以  
讓之而水性以安徐州而下城邑逼近於河所

宜嚴其防範束流刷沙以趨於海而河性亦以  
安然則寬之束之皆所以順之耳孔子繫易曰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夫水麗於  
地者也其道之變遷必由於盈而流利必歸於  
謙也盈也者濁也塞也謙也者虛也下也故水  
無不下也孟子論水深得於孔子之易道者也  
故善治水者惟於盈而防其變於謙而道其流  
水自得其性矣水果爲厲於世者耶大司馬曰

善子旣深知水性其亟爲我圖之

周諷河防述言抉洪流之窺會發天地之曠解宛如與天兄作抵掌談而筆力所至自可直成一家作者固難述者亦不易老長兄與天兄生瑜生亮真難分仲伯也

汪文

此篇真是文襄與省齋講學之言於此知經濟必原於性理故留墮省齋學宗孔孟

漪

而能深體河之性情也今人談經濟輒以性理爲迂故其苟且一時所利者小而爲害者大然空談性命不能實見設施者又非真儒體用兼優之學也省齋沒久矣世之稱說省齋者皆曰能佐文襄公治河孰知其所以能治之有本源哉留埜爲闡發其本源如此省齋於是乎不没故留埜爲省齋真知已亦爲談經濟者真儒宗

夫治河者文襄公之職治河而河治文襄  
公不朽之大功也賓朋受其親禮佐籌於  
幕府乃分內事耳省齋詎敢分任其功哉  
文襄公薦之於生前又請之於身後古大  
臣未有之風烈也留墮載文襄公疏藁見  
其上不欺於

君下不負於友夫不欺於

君忠也不負於友義也文襄公忠義如此留墮

是以無所嫌而直爲省齋發明蓋卽文襄  
公之意云爾

陳又大

審勢第二

靳大司馬問於陳子曰子言治河必順水性其  
要何也陳子曰必也其度勢也今者諸患並作  
若不先度大勢之輕重緩急而務其重者急者  
猶振衣而不知所挈也雖然重與急之患又非  
卽於患處治之也必推其所以致患之處而急

圖之是非熟審焉不爲功如有患者在下而所以致患在上則勢在上也當溯其源而塞之則在下之患方息譬如足病只知療足而不探其足病之所由來雖投藥百劑勿效也不獨勿效病且增劇諺云下流處塞水缺愈塞愈大此之謂也又有患者在上而所以致患者在下則勢在下也當疏其流以洩之則在上之患自定譬如困賊於圍中而不開一面以分其志以緩其憤則

將激其必死之心一旦潰圍而出不可收拾矣故上流應洩者先須於下流疏之此又釜底去薪之法也由是觀之非歷覽而規度焉則地勢之高下不可得而知水勢之來去不可得而明施工之次序亦不可得而定也演請爲公跋涉險阻上下數百里一一審度庶彌綱克舉而籌畫乃可施爾大司馬曰兩洞形勢載籍可攷繪圖可稽奚事親歷爲陳子曰今昔之患河雖同

而被患之地不同今昔治河之理雖同而彌患  
之策亦有不同故善法古者惟法其意而已若  
欲攷載籍以治之何異按圖索驥刻舟求劍耶  
大司馬曰然是固當親歷也而子言治河之理  
今昔無殊則審勢之說亦有所昉乎予其爲我  
詳言之陳子曰禹貢首言隨山刊木奠高山大  
川非審勢而何至乘四載尤先事歷覽之微也  
周禮考工記曰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

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訓詁之家衆矣先輩  
惟以王昭禹說爲得旨說曰溝所以導水不因  
水勢則其流易塞防所以止水不因地勢則其  
土易崩故爲溝者必因水勢之曲直則其流斯  
無壅矣爲防者必因地勢之高下則其土斯無  
崩矣是善溝者必漱齧之而無所壅以因水勢  
故也善防者必溝液之而無所決以其因地勢  
故也又按說文淫者浸淫隨理也徐氏曰隨其